讀《維根斯坦之鐵杈：Wittgenstein's Poker》及其它

李淳玲

本文曾刊載於台灣鵝湖雜誌與大陸萬象雜誌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某日，筆者一邊開車，一邊聽收音機，一時由收音機裡傳來一則好書推薦的訊息：她說這是一本描述 一場「十分鐘論證」的故事，發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英國劍橋大學金士學院(King's College)吉普斯大樓(Gibbs Building)H樓 3室的壁爐旁，兩位二十世紀西方最重要的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與波普(Karl Popper)在一場兩人畢生唯一的照面場合上展開不過十分鐘的爭辯。事隔多年，這場遭遇出現在一九七四年波普本人寫的自傳《無盡的探索》(Unended Quest)一書裡，他描述當時的維根斯坦「緊張地不斷把玩著鐵杈」，不時「像搖指揮棒似地晃動著鐵杈強調他的觀點」，突然兩人談論到倫理學的問題，維根斯坦挑釁地要求波普給出一個道德法則的範例，波普就說：「不該以鐵杈威脅訪問學者」，維根斯坦當下怒急攻心、甩下鐵杈、破門而出。由於事件的主角維根斯坦對於此事隻字不提；當日的配角羅素也不曾在他的自傳裡提及此事，因此整個事件的過節遂成為波普一人自說自話。一九九四年波普死、報上描述他的生平行狀，又將此事依波普版逐字逐句合盤托出；三年後，波普的傳人又將此事依樣畫葫蘆寫在一本回憶錄裡，由於波普所描述的贏家姿態與當時目擊者的印象大不相同，遂引起維根斯坦信徒的極力反彈，在倫敦時報的副刊(Londo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展開筆仗，演說另一版的事實真象，結果口沫橫飛，情節花妙，終於使得這樁事件演成二十世紀西方學術界的一宗懸案。

筆者當時正在整理青年牟宗三的哲學進路，聽此音訊想到牟先生的時代及他與維根斯坦、羅素的關係；又想到年輕時的外子也是一個波普迷。 回思七零年代台大青年讀波普、談波普的《開放社會》(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以及崇拜維根斯坦的形景，不覺莞爾；加上一旁收音機的女聲又在娓娓訴說，訴說這本

書是歲末送禮最佳的選擇。筆者不由得心念一動電購了一本，一方面充當外子的耶誕禮物，一方面算是自己實惠、可以先睹為快。

本書的作者是兩位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記者David Edmonds與John Eidinow，他們尋蹤覓跡，探舊訪故，片片搜尋、步步挖掘，把那當日在場、還在人世的古老的、破碎的記憶串起，再把那一日的天候、場景、人物、氛圍、珠絲馬跡，以一種羅生門似的逆述方式補綴還原，細細串連、層層編織，漸漸逼近，終於烘托出一場生動流俐、妙趣橫生的好戲，文字俏皮、讀起來酣暢過癮、十分舒服！

原來那維根斯坦本是一個不世的天才，羅素捧他為驕子、視他為傳人。《名理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一書、把他從一個大學未畢業的學生扭轉成劍橋大學的博士與教授。博士口試那天，羅素與摩爾(G.E. Moore)是他的考官，為的是讓他通過學位，以便謀得劍橋的教職，誰想他卻在口試完後拍拍乃師的肩膀，要乃師不要著急，慢慢來就能懂得弟子的學問了，無怪羅素覺得這一天是他一生中最荒謬的一天。《名理論》進而還使他成為二十世紀英語世界最時髦的哲學家——牟先生晚年也將此書翻譯成中文、雖然他終究評論其書為「令人醒目(驚世駭俗)」的「纖巧哲學」，卻也盛讚他「時有妙論與雋永語」，對於「講套套邏輯與矛盾」有貢獻——這是二十世紀哲學界的一代傳奇。

學院派的哲學家前倨後恭地想來聽他的課，他卻難堪眾人，勉強對著維也納學派包括卡那普(Carnap)在內的一小撮人士開講，並且還背著他們朗頌泰戈爾詩，維也納學派的哲學家對他崇拜有加，他卻對他們極不信任、毫無認同之感。他一現身，就是一個天才大師的架勢，二十世紀英美哲學由他領足風騷，為師的羅素都難免黯然神傷，流露出一股過氣的、酸溜溜的滋味。他倆人的師生之誼，早在《名理論》的時代就起變化，一路來漸行漸遠、漸無往來、形同絕交。到了「十分鐘論證」的時代，羅素也在場，並且與波普已事先喝過下午茶，因此對於整個事件而言，羅素等於是敬陪末座，配了一角兒，憑添了一筆老狐狸雲裡霧裡、挑撥離間的詭詐性與戲劇性。

羅素稱前期的維根斯坦為維根斯坦I (Wittgenstein I)，後期的維根斯坦是維根斯坦II (Wittgenstein II)。在他的心眼中維根斯坦I是天才，維根斯坦II則什麼都不是。如果以《名理論》的開卷與卷尾的兩句名言而論，羅素對於：「凡可被說者即

能清楚地被說」是心悅誠服的；對於：「凡我們所不能說者我們必須在沉默中略過」則是毫不相應的。這裡其實表現羅素的性格多於維根斯坦，並且清楚地突出這對師生的不同。羅素向來討厭康德，他自稱寫《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matica)的主要動機就是為了要反對康德，不管康德說得對或不對都無關緊要，他就是討厭他。他無法忍受康德把「內心的道德律」與「天上的繁星」相提並論。他的自白已經表明他的反康德是一種非理性的討厭，他還曾在書信裡幽默地跟維根斯坦說他的大兒子：「初生時長得像康德，漸漸地才長得像個嬰兒」。反之、維根斯坦II是帶有一些康德風的，或許兩人的關係因此終成僵局也說不定。

哲學家的門戶向來清淡，不想這樣一本談論哲學家生平事跡的書籍竟然得到一般讀者群的歡迎，一時即躍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的排行榜，還引起一篇也很是有趣的書評，可見一般英語世界的讀者對於這種生動有趣、知識性強的書籍還是有很高的興緻。這篇書評：〈刺鼠〉(The Porcupine)是刊登在2002年4月 1日出版的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裡，作者署名Adam Gopnik。他描述自己年輕時因嚮往智慧，朝聖他心目中的聖人——波普——的一段經歷，並印証《鐵杈》作者的敘述：波普長得方頭大耳、五短身材、貌不驚人、家世平平，比起維根斯坦的出生貴族，長得得人意、英俊倜儻、貴氣逼人總是吃虧很多。可能也是因此，波普就算已經享有盛名，還是有很多拿破倫式的矮子情節，總覺得旁人虧待他，他必須隨時備戰、以一種好鬥必爭的「刺鼠」性格爭取生存。以此，「十分鐘論證」當日的功過，究竟是誰有備而來，挑起爭端，確是令人狐疑、有待商榷的。書評作者憑自己的經歷，輕輕一筆，就把這樁歷史性疑案的「必然性」增添了一回「可能性」的註腳。

也是因讀此書之故，筆者對於維根斯坦有了些許瞭解，當然主要也是因為研讀牟先生與康德的緣故，筆者想把牟先生與西方哲學的浸潤關係弄得熟悉一點，加上牟先生與康德的關係、以及康德以後西方哲學本身的脈絡等等，都是筆者涉獵的興趣，更因近日新出《康德傳》的作者Manfred Kuehn也大力推薦，筆者就又去讀了一本一九九零年出版的《維根斯坦——天才底義務：Ludwig Wittgenstein—the duty of genius》一書，這本傳記寫得的確是好，不文不火，算是一本寫哲學家傳記的典範。作者Ray Monk不但描繪出維根斯坦的性格相貌，還把他的哲學發展層層鋪排，附帶著充實的文獻與中肯的論斷，讀起來頗令人大開眼界、對於主人翁有一

種重新認識的感覺。這本十二年前成功的傳記，結果即成為《維根斯坦之鐵杈》這本新書的母胎，也成為新《康德傳》作者的借鏡，用以寫出另一本極精彩的哲學家傳記。《鐵杈》的兩位作者對於維根斯坦性格的拿捏與許多資料的運用，都是得自這本傳記，筆者因此覺得這兩本有關維根斯坦的好書當可齊觀，一併推薦給有興趣的讀者。當然，筆者總是希望好書能趕快有中文譯本，才可能一饗中文世界的讀者。看來《鐵杈》一書當紅、很快就賣掉了十多種語言的版權，想必中文版權也是其中之一。中文世界的讀者當該很快就有眼福讀到這本書了！但是《維根斯坦——天才底義務》一書當該早就有中譯本了吧？待查。

《鐵杈》一書結果還是外子搶先讀完，讀完後他說沒想到波普的個性這樣霸、這樣強、鬥爭性這樣高、他不再喜歡他了！但是我們還是一致同意《鐵杈》的作者所說：波普的個性再強、再好鬥，表現在客觀學問的法度還是冷靜嚴謹而不混亂的，是之謂學術！他的書在二十世紀的封閉社會裡特別能起發酵作用，試想七零年代的台灣，以及現在的中國大陸。《鐵杈》的作者還說：直到2000年，中國的知識份子劉軍寧(音譯Liu Junning)還因演講《開放社會》一書而被中國社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開除了呢！反之，《開放社會》這本書在已經開放的社會裡，恐怕賣點已經是很有限了！然而、維根斯坦的天才傳奇恐怕還是會燃燒一陣子！看來人長得好還是吃香的！

07-11-02起稿、07-26-02脫稿